

车塬一声号角起

本报记者 李小龙 王江波 黄朝梅

红二十五军在商洛②

深秋的洛南县景村镇车塬村,天高云淡,层林尽染。距离车塬村中心不远处的一所小学里,琅琅书声从教室里飘出来,在操场上回荡。

学校不大,几栋教学楼将操场围成一个小小的院落。就在操场东侧那面五星红旗下,立着一块纪念碑,碑上刻着一行字:“中共商洛特委暨抗捐第一军成立旧址”。

下课铃响,孩子们从碑前跑过,笑声清脆。91年前,就在这块土地上,300多名洛南农民放下锄头,高高树起一面鲜红的旗帜——中共商洛特委暨抗捐第一军在此宣告成立。

随后,这面旗帜,在秦岭山间燃起反抗封建压迫、争取劳苦大众解放的熊熊烈火,火光映红了车塬的黄土坡,也点燃了商洛大地反抗压迫的火种。

车塬村举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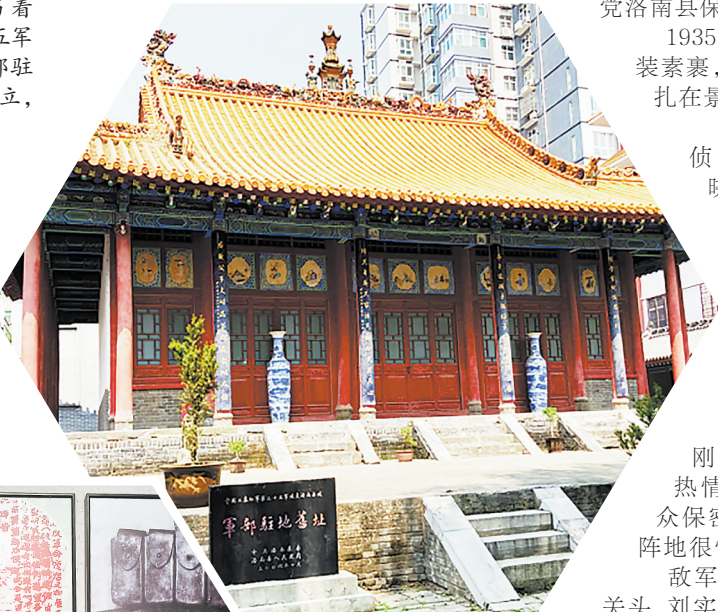
“红二十五军取得庾家河战斗胜利之后,按照中央指示,确立了以洛南为核心、以商洛为重要区域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战略部署。车塬村,就是红军落地开展地方工作的关键地点之一。”中共洛南县委党史志办公室主任任伟宏,向记者娓娓讲述这段尘封的红色往事。

早在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陕西之前,洛南景村一带苛捐杂税多如牛毛,封建剥削层层压榨,底层百姓苦不堪言。

受许权中旅革命活动的影响,当地贫苦农民刘实通、岳新明挺身而出,拉起民间武装“红枪会”在景村、张村、杨村、古城周边,打击土匪势力,抵抗地方民团,抗缴苛捐杂税。

1932年,“红枪会”在景村一带与地方民团展开激战。战斗失利后,刘实通、岳新明带领部分骨干辗转商南、山阳、湖北等地,四处寻访红军队伍,期盼找到为穷人谋解放的革命力量。

▷文庙前那块写着“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攻克洛南县城——军部驻地旧址”的石碑静静矗立,见证峥嵘岁月。



◁红二十五军战士用过的装备、物资展示图。

1934年12月,红二十五军长征挺进陕西,庾家河战斗硝烟尚未散尽。得知红军在蔡川休整后,刘实通、岳新明日夜兼程奔赴蔡川,见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。

一番促膝交谈,让二人更加坚定革命信念。返回景村之后,他们把小秦峪作为秘密联络点,走村串户奔走动员,秘密联络旧部“红枪会”成员,号召当地贫苦青年投身革命。

1934年12月28日,红二十五军北上途经会仙台进入三要司,随即兵分两路。其中一路部队,经古城、柏峪寺向景村挺进。红军行军途中,惩治土豪劣绅、打击民团武装,并攻克景村。

12月29日,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留下手枪团原政委宋兴国等4名干部、30多名红军战士,组建中共商洛特委,着手筹建属于劳苦大众的地方革命武装——陕南抗捐第一军。

当日,天寒地冻,景村镇车塬村却人声鼎沸,热闹非凡。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亲自主持成立大会,正式宣告中共商洛特委、陕南抗捐第一军诞生。刘实通任司令,岳新明任副司令,部队下设4个分队。

“大会刚结束,呼啦啦地围上来一大群年轻人报名参加!”时伟宏说,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洛南建立的第一个地方党组织,也是党领导下在洛南建立的第一支地方武装力量,意义重大。”

“当时的抗捐第一军成立以后,几乎没有枪支弹药,只有大刀长矛和红缨枪,吃的是当地群众从家里拿的土豆、红薯、杂粮等食物,穿的是群众送来的衣服。”在车塬村一处土坯房前,村民许少敏指着斑驳的土墙回忆。

这支抗捐军很快发展到300多人,建立起政治学习、军事训练、队伍纪律等完整制度,活动范围覆盖景村、车塬、张村及莽岭山区一带,轰轰烈烈地开展抗捐、抗债、抗粮、抗夫、抗丁斗争。

打土豪、分财物,处处维护贫苦百姓利益,沉重打击地方封建势力,让洛南各地民团惶惶不安。

余家山血战

很快,这支新生的革命武装引起了国民党洛南县保安团的恐慌。

1935年1月,大雪封山,莽岭群山银装素裹,天寒地冻。陕南抗捐第一军驻扎在景村以南余家山。

1月4日下午,队伍派出两名侦察员外出探查敌情。次日拂晓,侦察员探听到地方民团已经开赴车塬,还获悉县保安团团长尤奉三准备借着大雪掩护偷袭抗捐军营地。不幸的是,两名侦察员在返回报信途中惨遭敌人杀害。失去预警的抗捐军营地,陷入敌人重兵包围。

“这支队伍绝大多数都是刚刚放下锄头的本地农民,革命热情很高,但是实战经验不足,群众保密意识薄弱,这都是客观现实,阵地很快被冲破。”时伟宏叹息道。

敌军突然合围,阵地被冲破。危急关头,刘实通与宋兴国等人立即组织大家奋力突围。激战中,副司令岳新明壮烈牺牲;刘实通身负重伤,后来遭叛徒出卖,1935年1月27日英勇就义,陕南抗捐第一军自此悲壮失利。

“这支队伍虽然存在时间不长,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。”时伟宏说,抗捐军牵制了大量地方反动武装,为主力红二十五军开辟鄂豫陕根据地争取了宝贵时间。同时,也是继许权中、唐谢、刘志丹之后,在洛南大地上掀起的又一次革命浪潮,为后续根据地开辟、解放战争在洛南的开展筑牢了群众根基。

“老百姓心里有杆秤,谁为穷人办事,他们就记谁一辈子。”许少敏告诉记者,小时候父辈经常给他们讲,岳新明司令牺牲后,乡亲们是怎么偷偷把其遗体收殮安葬的。

在车塬村,不少群众代代相传当年抗捐军浴血抗争



车塬小学操场东侧的五星红旗下,纪念碑巍然挺立,“中共商洛特委暨抗捐第一军成立旧址”一行文字,铭记这片土地上燃起的革命星火。

的故事。采访中,几位高龄村民告诉记者,祖辈常常讲起当年红旗插在车塬的场景,讲起刘实通、岳新明带领穷苦人反抗压迫的往事,烈士的故事一辈一辈流传下来。硝烟散去,革命火种并未熄灭,红二十五军继续挥师向前,把革命浪潮推向洛南县城。

文庙灯火照民心

抗捐军虽然失利,但其播下的革命火种已在洛南大地生根发芽。

1935年4月中旬,鄂豫陕省委在葛牌镇召开扩大会议,确定了两大任务:粉碎敌人正在酝酿的第二次“围剿”,同时抓紧建设根据地。

洛南地处秦岭东段,北接关中、东临豫西,是连接鄂豫陕三省的要冲。红军前期侦察得知县城兵力空虚,果断挥师东进。

4月18日,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省委率领下从蓝田葛牌镇挥师东进,当日逼近洛南县城西郊,从南、北、西三面合围县城,守敌自知不敌,纷纷溃散。保安团二中队队长万善书逃至杨川白龙庙,被迫击的红军围困,走投无路之下拔枪自尽。

红二十五军进入洛南县城后,将军部设在文庙。这座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的古建筑群,从此与一支年轻红军的命运紧紧相连。

“进城后红军纪律严明、秋毫无犯,战士们都睡在街道两旁的商铺台阶上、学校屋檐下,军部就设在文庙。”洛南县保安镇司法所所长祝善智对当时的历史细节如数家珍。

红军进城后的第一件事,不是休整,而是派小股部队分赴石门、景村、柏峪寺、八里桥等地追歼残敌、张贴布告、安定民心。“在县城驻守的几天中,红军对合法经营的商户还派出战士帮忙值守、保护财产。”祝善智向记者还原了当时的场景:军部及手枪团进驻文庙,其余部队驻扎城内及近郊。红军在县城大范围印刷散发《什么是红军?》《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》,对勾结反动势力盘剥百姓的商号,则没收其资产并分给群众。县城社会秩序井然,群众拍手称快。

4月19日,中共鄂豫陕省委在县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,公开宣传红军的政

治主张。

吴焕先参会讲话:“红军是咱们穷人的队伍,是专为穷人办事的!”当天晚上,红军打开监狱大门,救出被关押的抗捐志士和无辜群众70多人。

“最让人感动的是,在群众大会召开后,老虎窑煤矿上就有30多名青年跟着红军走了。”时伟宏说,红军在洛南的短暂驻留,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胜利,更是一次深入人心的政治动员。他们离开时,洛南县城已悄然播下了革命的火种。

4月22日,红二十五军从县城开拔,经景村、三要南下龙驹寨,很快在洛南、商南、商县、卢氏四县边界打开局面。

而对洛南百姓而言,这支露宿街头、开仓放粮的队伍,让他们第一次亲眼看见了“红军”二字的含义。文庙前那块写着“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攻克洛南县城——军部驻地旧址”的石碑,至今仍在讲述那个春天里,一座县城与一支红军之间短暂却深刻的相遇。

“盼红军,望红军,红军是咱救命人;除恶霸,分粮食,打富济贫送上门……”在洛南民间,洛南百姓口耳相传的《盼红军》《想红军》《送红军》等歌曲,成为当年军民鱼水深情的最好见证。

站在文庙前,时伟宏感慨:“红二十五军途经洛南,播撒了革命火种,唤醒了群众的反抗意识。洛南人民也作出了巨大贡献——让长途奔袭的年轻战士有饭吃、有衣穿、有房住,让一大批热血青年跟着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。”

记者手记

烽火留痕 精神永续

深秋时节,秋高气爽。从景村镇车塬村的山野旧地,到洛南文庙红色旧址,我们在洛南一路寻访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足迹。

一路看着、听着、记录着、思考着,头脑中产生了一个又一个或深刻或浅显的回答,回答着出发时萦绕于心头的那个问题:今天,我们为什么要重走长征路?

两天的采访,感受最深的并不是红二十五军长途奔袭的壮阔史诗,而是他们扎根洛南、唤醒民众、自建地方武装的历程。

今天,对于大多数的我们,长征是课本故事、是影视剧画面、是纪念碑上的名字。然而,当我们重新站在一个红二十五军走过的地方时,我们感受到的不再是抽象的叙述,而是一个个可触摸、可感知、可传承的现实力量。

在车塬村,当听到老人们口述红军立足蟒岭山区,在此组建的陕南抗捐第一军队员多为世代耕作的农民时,我们才真正明白:洛南的红色火种,是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。

他们虽不懂深奥的革命理论,却深知何为压迫、何为公道。为了挣脱苛捐杂税、反抗土豪劣绅,他们毅然放下锄头、拿起刀枪,在深山沟壑间点燃反抗黑暗的燎原星火。

采访中,最让我们感动的是群众口中叙述的不同版本的侦察员何熊。何熊最后的牺牲细节可能还需要考证,但是群众心里对何熊的敬畏却始终如一。

在洛南文庙,红军严守军纪,露宿街头不扰百姓,以铁的纪律赢得民心。也让老百姓真正看清:红军是人民的队伍,是为穷人谋解放的队伍。老虎窑煤矿的30多名青年随军北上,正是最好的佐证。

一路走来,很多当地群众口述的故事,史料上也许只有寥寥几笔,但在寻访中,亲历者的后代,代代相传的口述,足以让这段历史变得鲜活。这些军民生死相依的故事,每听一次,内心就被打动一次。

洛南的采访结束了,但“长征”的故事却远没有结束。90年前,先辈们走完了他们的“长征”路,接下来,我们还要继续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“长征”路。

历史故事

一名至死不跪的侦察员

在洛南县景村镇张河小秦峪一带,每逢大雪天,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总会提起一个名字——何熊。在当地代代相传的讲述里,这位陕南抗捐第一军的年轻侦察员,生命定格在1935年那个雪夜,定格在车塬祖师庙前“至死不跪”的那一幕。

据《洛南县志》及民间口述史料记载,何熊,1913年出生于景村镇张河小秦峪一户贫苦农家,从小日子过得艰难。16岁那年,他拜当地“红枪会”首领刘实通为师学习拳术。加入“红枪会”后,何熊跟着大伙抗粮、抗捐、除霸。1934年冬,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陕南,陕南抗捐第一军成立,何熊随即参军。

老人们说,因为他机敏、胆大、又熟悉本地山川道路,所以被挑选去当了侦察员,成了部队的

“眼睛”。

在当地老人的口述中,1935年1月4日那个雪天最为惊险。当天下午,雪下得正紧,何熊和一位叫“小海”的红军战士奉命到景村侦察敌情。两人乔装成卖蒜苗的农民,混到敌联保处附近,从伙夫嘴里套出话来:民团主力已经来到车塬,打算趁大雪天偷袭抗捐军。

探明消息后,何熊两人赶紧赶往车塬,摸清敌人动静和地形后,随即折返,急于把情报送回部队。不料他们刚走不远,就碰上景村的民团团总张春升。

张春升把何熊押到车塬祖师庙前审问,先诱降他:“红军住在哪儿?告诉我,我送你回去。”何熊回答得很硬:“红军在哪儿,我不知道。”张春升

恼了,喝令他下跪。何熊却挺着身子说:“老子跪天跪地跪祖宗,就是不跪王八蛋!”

张春升气急败坏,下令用刑。据老人口述,第一刀砍断了右臂,第二刀又砍断了左臂。何熊牺牲后,敌人不许家属哭悼,在他安葬的第二天,又闯入家中抢掠财物。直到1949年以后,人民政府正式追认何熊为革命烈士。

在景村镇一带乡亲们的口述里,何熊不只是一个送情报的侦察员。人们记住的,是他在祖师庙前傲骨挺立、至死不跪的那一幕,是他明知活不成还硬顶回去的那句话。

关于何熊的故事,不同长者口述的细节略有差异,但跨越岁月,这份忠勇大义,始终在这片土地上传颂不息。